

杜

詩

闡

杜詩闕第三卷目

橋陵行

奉先劉少府

戲簡鄭廣文

天育驃騎歌

醉歌行

沙苑行

醉時歌

麗人行

重過何氏

贈田舍人

贈陳二

投贈哥舒

送高書記

夏日李公見訪

送裴虬

示從孫濟

秋雨歎

苦雨寄隴西公

賀沈東美

上韋左相

九月寄岑參

歎庭前甘菊

聽馬行

湯東靈湫作

杜詩圖卷之三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闕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之奉先復歸長安詩

天寶十三載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卽事  
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陀因厚地却畧羅峻屏雲闕虛冉  
冉風杉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  
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

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疑推道經  
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局高嶽前萃律洪河左滢滢金城  
蓄峻址沙苑交回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渺冥居然赤縣  
立臺榭爭岩亭

以上  
橋陵

官屬固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

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詞必中律利  
物常發矚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瑩側聞魯恭化秉德崔  
瑗銘太史候鳬影王喬隨鶴翎

以上縣  
內諸官

朝儀限霄漢客思

回林岵輒軻辭下杜飄飄隨濁涇諸生舊襁褓旅泛一浮  
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流  
寓理豈慙窮愁醉不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以上  
自序

先帝啓宗賓入而後葬於橋陵有靈拱衛矣崇岡上  
象設之威儀法野間闢天庭之戶牖固就形勢以壯  
險實出開鑿而超五丁厚地在前以爲坡隨遠山却後  
以爲屏障大勢如此有陵則有宮殿仰瞻雲關縹緲凌  
虛俯瞰風林陰森如畫石門幾春秋而霜露白也玉殿  
無往來而菊香青也有陵則有殿園宮女待旦奉盥漱  
陰井之銅甕祠官數星來朝簇空梁之壽戟况天子孝  
享又何如哉已見中使宵旦不違豈知王心休揚未定  
蓋以中使所至祇修薦享之儀王心所求乃在形聲之  
外所以奉治敦國政舉精神一王道乎速使芝草呈祥  
好鳥鳴異乃橋陵儼皇居也高嶽誰其前漢河帶於後  
不獨高嶽下蓄金城之峻址不獨漢河細交沙苑之回  
江是與地同固也川原之渺冥何足數始與京信壯也  
臺榭之宏寧若並爭橋陵如此縣內諸官亦稱是聲華  
有斐遠邇聞奉陵者若王若劉安潤如竹若裴若李  
德容比蘭有鄭氏具振古才有啖侯秉倚馬筆遺詞中  
律利物如明綺繡紛披琳琅照映而治縣者則有魯恭  
馴良崔瑗秉德飛鳧集闕控鶴來朝若我此生朝儀既  
闕書漢無端客思又滯林垞今日自長安來奉先轍軻  
辭下杜之鄉灑零隨濁湮之水官定無期依然短褐生

涯靡托有類浮萍旱災歲飢兒女胥瘦日暮路遠涕泗  
交零縣內諸公皆主人也念我老馬假解爲居營彼秋  
螢得依爲幸但流寓非策中心如醉凡爲室家俗累耳  
何則擬俗累泛滄溟所願斯遂哉按天寶十二載秋  
旱饑公挈妻子赴奉先無疑也時自長安至奉先故曰  
繼嗣辭于杜下杜卽長安杜陵官尚未定故曰諸生舊  
覆褐關中飢挈家至此故曰荒歲兒女瘦又曰解宇容  
秋螢奉先亦非久居故曰流寓理豈愜吟房疑卽吟庭  
瑤庭瑤中使  
守陵或用之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

興遣畫滄洲趣

四句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

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遶過楊契丹

以上

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中已似聞

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

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

滄浪水深青溟濶欹岸側烏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

今斑竹臨江活

以上都寫滄洲趣

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

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數語與畫師六句對照

若耶溪雲門寺我

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結出看畫意

堂上非江山楓樹何生怪此何等江山忽起煙霧於堂上察之則畫赤縣圖未必有此必滄洲趣聞君掃却赤縣圖之暇又乘興新畫此耳然豈畫師可及畫須畫手畫手神妙迹化意融使我心神亦入毫素所由超出邨岳鄴皮并名畫中之楊參軍都不足數也畫手高故畫中布勢疑於玄圃製瀟湘翻恍然坐天姥聞清猿昔者

倉頡作字洩造化之秘至天雨粟鬼夜哭今此畫其元  
氣淋漓亦奪直宰精髓而天爲泣其布勢入神如此畫  
下高故畫中布景雜花之生彷彿疑春也漁舟之泛彷彿  
疑夏也遠望之見青溪之濶近察之在秋毫之末湘  
妃之鼓瑟雖不見臨江之斑竹則疑活其布景入妙如  
此是真滄洲趣宜堂上有江山生煙霧哉此雖人工有  
天機焉非天機精而嗜画入髓者不能使元氣流真宰  
訴鬼神入天應泣也所缺陷者或少巔崖之老樹或少  
山僧及童子今大兒能添小兒能貌蓋由聰明心孔合  
於少府天機故無纖毫不到又如此由前言之悄然坐  
我天姥下我因畫忽動楚遊想今石耶溪雲門寺恍然在  
瑟時我因畫忽動楚遊想今石耶溪雲門寺恍然在  
胡爲久在泥滓不去耶青鞋布襪將從此始始  
於越之石耶雲門漸及於楚之滄浪瀟湘云爾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堦下醉卽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

二十年坐客寒無種

六句簡鄭

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一句兼壬蘇



廣文官冷矣無所事事到官舍何爲繫馬堂階示不久  
居也其到官舍不過一醉醉外無事馬即歸彼官長  
焉知醉中趣宜遭其罵耳所惜廣文三十年才名如何  
坐客一體難得又焉得酒錢時時大醉賴有蘇司業惜  
而與之耳有與酒錢者廣文得醉有  
罵廣文者廣文益醉矣○乞訓與

### 大育驃騎歌

我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何意態雄且

傑駿尾蕭梢朝風起毛爲綠驃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

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

以上驃騎圖

伊昔太僕張

景順考牧攻駒閑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

駿

四句畫馬之出

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故獨寫真

傳世人

三句畫馬之出

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

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騷裏與驊駟時無王良伯樂死卽

休  
結意  
自况

馬不同矣聞有天子馬日走千里此圖所傳無乃近似  
一何意態雄傑纓搖尾朔風爲起耶意態爲主皮毛附  
之乃其毛則綠耳又黃也眼有焰瞳又方也卽意態知其  
龍性變化卽皮毛知其天骨開張千里馬不過如是  
此圖已傳之傳之自何人開元初有太僕張景順考牧  
政掌攻駒閱此清峻之馬遂令牧馬大奴專字天育別  
養此驥子誠憐其神駿耳當時張公牧馬至四十萬匹  
張公一得神駿遂歎此四十萬匹其材無一足取又恐  
後世皮相者但知此四十萬匹神駿不傳遂寫真圖使  
天下後世盡知此四十萬匹不足取惟似此神駿者爲  
足貴置諸座右久宜更新惜乎歲月既多此馬物化雖  
爾形影雖騁末由但張公寫真傳世原不過謂後世有  
馬似此圖者卽神駿也見今豈無似此圖者不遇王良  
伯樂如張公亦死轅下卽休耳士不遇知己徒爲四十  
萬匹所嗤笑  
可勝道哉

醉歌行

公自江從佐勤落第歸作此以慰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

上兒子徒紛紛驂駟作駒已汗血鸞鳥舉翮連青雲詞源

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

以上美佳

只今年纔十六七射

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

擢秀非難事會是排風有毛質

以上慰佳

汝身已見唾成珠汝

伯何由髮如漆春光瀟灑泰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

客衣日杲杲樹覺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餅衆賓已

醉我獨以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踴躍涕泣零

以上送別

陸機二十能賦世已奇之汝小陸機文字雙美前無陸機今空世上兒矣譬彼驂駟不待老成卽稱汗血譬彼

驚身竊當習擊便已連雲既能綴文詞源何難倒三時  
既工草書筆陣定當掃千人以此應試卽冠軍亦易耳  
蓋由穿楊之技自信有素縱使霜蹄暫蹶汗血自在也  
而况摧秀一事原屬偶然似汝鵞鳥六關排風指日也  
惟是汝才吐珠不患終落我髮添白欲漆無出今日送  
汝置酒東亭春光淡蕩蒲白存青風吹客衣去日無色  
樹知別意落花銷魂况貧賤之人作別更苦所由對酒  
不醉出涕無聲汝歸矣亦知汝伯苦衷否○按天寶十  
二載冬達奚珣掌試揚國忠子瑄學業荒陋不及格珣  
畏國忠遣子撫先白之國忠怒撫歸語其父曰彼恃權  
勢安可復論曲直仍置瑄高第時事如此宜勤落第也  
綴文兼草書唐取士身言書判書亦其

### 沙苑行

唐有四十八監以牧馬有苑總監時安祿山知總監事公作沙苑行擬諷之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  
注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牝騾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

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

以上叙沙苑驕驍并口生

王有

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屯驕驍一骨獨當御春秋二

時歸至尊

四句一草之七

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厔大存逸

羣絕足信殊傑側儼權奇難具論鬁鬁地阜藏奔突往往

坡隨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鍬蕩鼉鼉窟

八句贊驕驍

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

未成龍亦有神

結到泉出魚為龍種應到泥汁出馬為龍媒

馮羽左輔為神京肩髀一望白沙繚垣延袤百里所以龍媒之種出自泥津汁血之駒今在沙苑蓋苑中有北驂三千白沙一帶豐草青青寒冬亦茂足供三千之食馬力豪健過於西域汁血生焉然此沙苑伊誰司之司苑門者我王自有虎臣耳惟虎臣司苑天廐雲屯其中驕驍如汁血者凡春執駒秋臧僕得此一骨獨歸至尊

彼內外羣牧馬盈億萬伏櫪者在厠者空然肥大徒存  
其名迹羣絕足獨此一骨為殊傑倜儻權奇難與凡馬  
並論也此沙苑中堪阜之處奔突可藏坡塹之間超越  
而過且相與角壯如糜鹿捷足有時浮深與鼉鼉並遊  
非此沙苑安有此馬非我虎臣疇司此苑非虎臣司苑  
安得駢騶一骨常歸至尊披沙苑有泉泉中出魚其長  
比人厥尾丹砂厥鱗黃金與馬原異類然精氣則同馬  
為龍媒魚為龍種似此砂尾金鱗其跋扈亦有神矣可  
以未成龍忽之哉○留花門諷朝廷不宜留回紇於沙  
苑沙苑行諷朝廷不宜使祿山兼知苑總監事天寶十  
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求兼領閑廐羣牧又求兼總監隨  
知總監事祿山選健馬堪戰者馴歸范陽篇中曰王有  
虎臣司苑門以見不須祿山也曰春秋二時歸至厚以  
見非祿山所得私畜也結處巨魚正指祿山祿山弱奴  
尾大已見巨魚雖不成龍砂尾金鱗似有神彩祿山以  
猪龍偕擬真龍靈澈詩云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京  
房亦云泉出  
巨魚使人至

醉時歌

公自注贈廣文  
館學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

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

一代常軼軻名垂萬古知何用以上叙廣文杜陵野客人更嘔

被褐短窄髮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

錢卽相資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我師以上清自序

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

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

賦歸去來石川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

俱塵埃不須問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以上寫醉歌意

登臺省者諸公多矣官不冷也官冷者獨廣文耳  
廣文甲第多矣飽欲死也飯不足者獨廣文耳何以官

獨冷道出義皇故何以飯不足文過屈宋故道出義皇  
則德尊一代然官獨冷而轡軻矣文過屈宋則名垂萬  
古然飯不足而何用耶先生如此我也更甚被褐短窄  
寒矣猶之先生官獨冷日糴太倉飢矣猶之先生飯不  
足夫人亦頗祿期何如耳同襟斯者惟鄭老無錢則已  
有卽相覓不覓則已覓卽沽酒忘形之極至呼爾汝雖  
則爾汝實爲我師先生道無救於寒師然官獨冷先生文可師  
然飯不足師先生道無救於寒師然官獨冷先生文可師  
生何師先生痛飲真我師耳清夜春燈痛飲候也細雨  
簷花痛飲助也此時諸公衮衮安在此時甲第紛紛安  
在尚歌之餘但有鬼禍耳此時先生之官何妨獨冷此  
時先生之飯何妨不足焉知餓死且填溝壑耳彼相如  
子雲不能痛飲滌器投閣豈爲我師先生今日且賦淵  
明歸去莫遣田園荒蕪廣文一官於我何有莫聖孔丘  
莫顏盜跖千秋萬歲同歸垓土安在道出義皇文過屈  
宋也問我此歌不須悽愴幸今相遇且復銜杯不然生  
前有限沒齒徒然不反  
爲甲第諸公所嗤笑哉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  
何所有翠爲鈎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褱穩稱身  
以上三言麗人就中雲霧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  
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  
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絲絡送八珍蕭鼓哀吟動鬼神  
賓從雜沓實要津以上寫秦號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  
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

倫慎莫近前丞相噉

以上寫國忠

曲江遊官盛於上巳蓋天氣清朗爲修禊時水邊因多麗人麗人何如其態濃意更遠也蓋淑且真者是麗在

丰神其肌理細而更膩也。真骨肉停勻者是麗在肌骨。衣裳之麗則金銀蹙刺也。首飾之麗則翠葉垂髮也。腰帶之麗則珠襖隨身也。水邊麗人可得見者有如此就其中有不可得見者則雲幕垂垂天子賜名大國所稱號與秦者是於時窮極珍錯水陸具陳翠釜之內配峯突兀晶盤之中素鱗掩映未見犀筋少施已惜鬱刀空切而乃黃門奉勅飛騎還來御厨移珍釋絡不斷佐以蒲陂能感幽眇之神雜以資從無非要律之客皆來會於丞相私第也。後來鞍馬更覺從容當軒而來不茵便坐其卽丞相耶。當此暮春三月楊花如雪亦覆白蘋之間青鳥低飛爭銜紅巾而去獨北雲幕中人誰得近前者蓋丞相之勢炙手可畏丞相一嘆罪何可道此本邊麗人雖多幕中麗人不見也。時諸貴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動輒牙盤數千黃門飛轡止指姚思藝進食明皇受賜諸貴者通篇眼目前語在賜名大國號與秦一句後段在懶莫也前丞相嘆一句若臣驕淫失倫亂禮雖然言下

重過何氏五首

以東橋竹將軍有報書二句重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

廬花妥鶯梢蝶溪喧獺赴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六

過重

問訊川來報書適至吾喜極倒衣命駕思往但必得高  
枕於彼纔爲吾廬耳在今日重過矣因見園中春花欲  
妥何妥閑鶯情蝶而去也又聞林下溪聲爲喧何喧爾  
顛赴魚而來也且夫蝶迷於花日爲無患殊不知鶯忽  
梢而蝶不安於花焉魚躍於溪自爲得所殊不知獺忽  
赴而魚不安於溪焉然則將軍休矣與其把戈荷戟碎  
首疆場不如束馬懸車息機巖壑今將軍已賜休沐吾  
重來入林識得高枕不真作吾廬爲野人居與否天寶  
間五家競開第舍一堂之費動踰千萬至撤章氏宅爲  
號國居於親仁坊起祿山第莫不窮極壯麗公於將軍  
特表曰野人  
居有以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四句重過

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履到東籬

四句寫遊

平原之飲雖曰十日尚有期也山會雨尊仍在則無期矣陳蕃之榻雖爲徐禪去則懸之沙已沉榻未移是永設也尊仍在榻未移可知客曾宿此故大亦識客而來迎夫以將軍之大不獵上蔡而候衡門竹籬茅舍間信有野人風矣鶯情蝶不同族也鵲赴魚亦異類也鵲護兒豈非老馬顧子天性使然與於時遙矚山林外浮雲薄處爲終南翠微寺天光清處爲秦皇莽子陂我向來幽興已盡園中今步履東籬一望此翠微寺皇子陂而已矣○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鵲護愚矣將軍休沐恬退尚巾私第擁連床之詩書課能文之釋子使朝廷不復以將種爲疑是真先幾能善保其家名鵲護落巢兒語意有味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

叙臺上之

遊

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

臺上所見

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

期

結綰重過

東籬步後庭。陟平臺。當此雲薄天清。萬春在望。正春風。滌蕩。主客。暖茗時。平臺有石欄。石欄有桐葉。倚石欄。聽桐葉。點筆題詩。適見翡翠珍禽來鳴。衣桁。蜻蛚小物。偶立釣絲。二豎何知。鳴者鳴。立者立。一似與人習熟者。我何用。問訊報書。相為期約也。

頗怪。朝參。頗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

承嬾朝參

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

承就野趣

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結總

將軍休沐。投老山林。朝參嬾矣。以將軍。頗朝參。我頗怪焉。由今思之。應耽野趣。悠長耳。彼金絲連鎖甲。朝參時。衣以倚衡者。今拋疎雨。彼綠色深沉槍。朝參時。孰以飽從者。今臥蒼苔。將軍。頗朝參如此。當此。邊陲多故。將軍手握戈矛。是其事也。今乃養拙。但移蒲柳。當此。時賞無算。將軍。坐享鐘鼎。亦無愧也。今乃食貧。纔足稻粱。將軍耽野趣如此。似此。幽意。白日一臥。可到羲皇。我宜思高。位於此哉。今拋甲臥槍中。足前章將軍不好武意。公有

幽興曰高枕乃吾廬將軍有幽意曰  
白日到義皇似此主客懷舊遺民

到此應常宿相畱可判年蹉跎暮客色悵望好林泉

含下四句

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

承蹉跎意

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承悵望意

山林勝地固應嘗宿一若相畱竟可判年蓋出暮年客  
色自分蹉跎勝絕林泉不無悵望耳然非有薄田安能  
歸隱非有微祿焉得薄田似此暮年客色日就衰老恐  
蹉跎者終蹉跎也既已蹉跎將林泉之遊終不得遂所  
由把酒作別意緒茫然悵望者不終悵望耶○阮籍  
爲酒乞步兵厨陶潛爲秫求彭澤令公爲買山歸田思  
霑微祿時公雖參列選序官尙  
未定也判作判定之判非半年

贈獻納起居山舍人澄

天寶十三載二月楊國忠受職公進封西縣侯投匭正  
舍人所收唐置匭使凡獻賦頌者皆投之後玄宗改爲

使獻納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下舍人退食收封事

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四

正見清切任才賢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結到司存雨露邊句

舍人兼獻納其所司存在九霄雨露邊也蓋以其地清別無冗雜其地切得近至尊所任只薦舉一事清切何如外廷之封事多矣舍人職收封事進達宮女內省之職替遙矣宮女職開函上呈御筵曉漏初傳追趨瑣闥隨字用上殿奏事而盡舍人之職晴窓少暇檢點雲篇恐詞賦以忽畧有遺而殫獻納之忠凡以任賢才也今有賢才似楊雄者向曾獻大禮三賦今因朝廷封禪更有賦似楊雄之向東者所望吹噓惟獻納司耳舍人能有意否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司東觀君王問長卿

四句頌揚

皂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四句勉勵

世儒汨沒不求聲名即曰髮生甘心自棄者因不蒙東觀之開不荷君王之問既非皂鵬天馬能自致於青冥故也補闕獨有聲名既司獻納尤東觀之選不汨沒矣復荷君王勸長卿之問不汨沒矣況既為補闕何嫌於老彼皂鵬遇寒將擊愈健天馬到老益途更明誠能如此肯冥自到何得以白髮種種自阻皂鵬之氣天馬之力并虛東觀妙選君王敬求哉補闕勉勵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韵

按翰召見華清宮在天寶六載未授河西節度使與安祿山同入朝在十一載冬未授河西節度使未封西平郡王此詩定是十三載春翰為節將論功奏高適為書記時贈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取必英雄開府



晉朝傑論功題古風

六句

先鋒百戰在畧地兩隅空青海

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

以上隴右節度時事

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慮出入冠諸公日月

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以上兼河西節度時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榻同軒墀曾寵鶴田獵舊非熊茅

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以上進封西平

王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爲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

節初題在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畱

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劒將欲倚崆峒

以上自述

漢書功臣於麒麟閣第一功爲足貴今代功臣誰爲第一以碑武臣取英雄士必有副之者開府爲當朝傑第

一人也。開府論功遠邁古人。宜有第一功也。當開府節度隴右時。先鋒則百戰百勝。奇功猶在。畧地則吐蕃突厥。開闢頗空。吐蕃服。青海之前。休傳矣。突厥平。天山之弓。在掛矣。勇如廉頗。既能却敵。智如魏絳。兼克和戎。開府爲隴右節度時。功已如此。今日又加河西節度者。朝廷以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往日之棄原。非得已。今欲收復。惟開府能故節制新兼。雄鎮羗服。當開府召見華清。韓謀已協。張慮至今。日新兼節度。出入逐寇。諸公於開府。所由掃王庭。使胡人北歸。開漢苑。使宛馬東至。開府節度河西時。功又如此。往年受命邊陲。誠然遠達。此日歸同。御指更有何人。豈無倖臣。不過乘軺寵鶴。必如開府。乃爲後車。飛熊因而享土。加焉等其輕重。以昭異數。山河營焉。爰及南裔。以志永存。策命之行。但及安邊鎮國。無取畧地攻城。拜券之合。動見。且自光明。非出私恩。倖寵。開府今日進封西平郡王。其受眷又如此。如此勳業。真在青冥上。不可及也。然而交親則在氣槩中。何諄然也。我於春中上客。白髮非倫。司馬題橋。驪蓬投愧。今年春草。處處窮途。所望石苞。留孫是於幕中。孫策拔呂蒙於行伍。則三尺長劍。可倚。腔峒豈無老謀。堪爲開

前箸哉○全章大指美翰有功邊陲正罷翰無事窮  
兵黠武先是王忠嗣爲隴右節度玄宗欲使攻吐蕃石  
堡城忠嗣極言不可八載翰攻石堡士卒死者數萬又  
於赤嶺西開屯以卒二千戍龍駒島水合吐蕃大集  
攻者盡沒公曰魏絳已和我謂王忠嗣誤翰不亂也又  
曰策行遣戰伐以見節度之職鎮撫爲重戰伐爲輕故  
次章送高適赴翰幕有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句大  
曆三年公喜聞蕃退口號尚以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  
虛悲公主親  
龍鶴指祿山

###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韵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四句即前

章意發  
之於高  
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

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

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

此段諷高生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二句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六句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

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以上送別

崆峒山舊為吐蕃出沒處從當侵掠麥熟僅矣今崆峒一帶小麥熟時幸不貽吐蕃麥熟之誚焉用王師處此徒妨邊人刈麥為況近者王將石堡之戰喪師數萬赤嶺之戍屯兵盡沒窮荒何利焉彼飢鷹側翅往往隨人即窮荒亦任之高生跨鞍馬似非州兒夫豈戀戀久居人下者而側翅隨人也高生初調封丘尉曾遭播楚今脫簿籍往武威我為高生幸而問乃高生似有不憚於心者答云今日此役不過書記於國士之知甚為有愧高生母愧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高生但須自慎其儀敬以守身格以事主即功名自至推高生意慚書記者必持旌麾為快詎知書記之掌荷歷十年一出幕府旌麾唾手今日觸熱而往未必非特達所由國士之知終

當有日乃高生似汲汲於功名者得毋以老人之故  
知大器原晚成老謀有壯事男兒功名老大始迷十年  
轉盼高生何汲汲之有高生行矣我與高生結驩日淺  
參商各天鴻鴻分飛追隨無日此去武威黃塵萬里高  
生志我言以入幕行見崢嶸然王師休王將不必窮荒  
是城自有餘力漫游書記之暇早寄從軍之詩以慰故  
人是所望於高生云爾○檠儀二字不但居官守職翰  
好大喜功適離洛魄史稱其有伯王畧將來入幕必有  
說主將以開疆拓土者故起手便以焉用窮荒說又以  
飢鷹之虜翅隨人風之又曰跨鞍馬似并州兒都是不  
能鎮低樣子演儀者欲其不好○唐詩有過刺史篋  
大不喜功養威鎮靜以安邊也○之故云搖楚見通鑑

###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注李時  
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在城南樓傍舍  
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  
醪展席俯長流以上李  
公見訪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

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

以上寫水花

晚色靜無足充淹留預恐尊中盡更起為君謀

意收

達林暑退公子款扉計何以待公子顧我居甘助貧如  
村塢况兼地僻遠在城南幸而鄰俗頗淳往往求輒有就  
酒言之隔屋而喚未知有無忽見磨頭濁醪已過因而  
展席樓頭臨流快飲未幾清風蕭颯忽起座隅我方謂  
暑氣漸也乃客意則已驚秋矣夫君子見幾達人洞微  
葉落知秋為知已晚彼眾鳥爭巢於夏木玄蟬亂噪於  
樹間不知秋將至耳所以吾廬之幽苦受其聒夫吾廬  
本幽之蟲聒而幽為失然之蟲雖聒水花靜而晚色多  
聒者自聒靜者自靜亦何害為村鳥之聒公子且淹留  
焉所慮磨頭濁醪尊中已盡然旁舍淳朴所願易求不  
妨起而更為君謀也

### 送裴二虬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

四句對承

嘉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我已就把釣待秋風

四句

總蒙絕境與誰同句

永嘉亂流趨孤嶼有孤嶼則有亭平生遙想誠不知在何處約畧思之多半在天潢水氣中耳僻處天涯是爲絕境故人裴二遠尉於茲誰與同却計古人惟梅福曾爲此間隱吏故人今同梅福隱耳古人惟謝公曾遊此地名由故入今同謝公遊耳雖然梅福往矣謝公逝矣獨有我在故入往孤嶼我亦有扁舟願泛扁舟趨孤嶼與故人同把釣於江上然必待秋風起也故人先往矣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

四句伏末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

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

放手放手傷葵根

十句

阿翁嬾情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爲

宗族亦不爲盤餐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

同姓古所敦

八句

我平明跨驢晨偃何之豈無權門奈多譏口故仍舍來  
訪諸孫耳顧諸孫家亦貧宅如荒村草堂前後不過萱  
竹乃當秋萱死經霜竹凋而況井多汲則水渾濁米者  
戒之養其源使清可也刈葵一放手則根傷刈葵者戒  
之培其根使永存可也阿翁嬾步曉兒故奔此來亦不  
過爲宗族之誼勿宜疎遠若爲盤餐故而僕僕夫豈無  
權門可往而尋此荒村爲彼專工噂沓小人則然從孫  
戒之外人猜嫌切勿可受同姓骨肉古人所敦願從孫  
爲古人毋聽小人言此我今日平明造爾意也○萱死  
竹凋微寓本支零落意少汲水欲其勿滄於譏間莫放  
手勉其勿自相殘賊按史大曆七年元載黨徐浩屬杜  
濟以知驛奏俊貶杭州刺史據此濟交必多比匪宜此  
詩有權門噂沓小人利口等語覺兒覺字用法卽孟子  
覺後覺左傳覺報宴之覺明達曉諭之意他日於孟舍



曹又曰訓  
子覺先門

### 秋雨歎三首

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六旬揚國忠取禾之  
善者以獻日雨雖多不害稼公有感而作

雨中百草秋爛死北小堦下決明顏色鮮着葉滿枝翠羽

蓋開蒼無數黃金錢北君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

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四句

秋雨既久百草同盡獨有決明顏色何鮮着葉滿枝有如翠蓋開花無數不啻金錢亦由本實不撥麴強自支也但苦節雖貞窮秋不保縱不先時與百草同腐豈能後時使花葉常在彼堂上書生猶堦下決明惟有垂白臨風啜香雪涕也已

關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

涇清渭何當分

四句 秋雨

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

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四句 秋意

風爲閨風關珮不定雨爲伏雨沉伏不測此時四海八荒同在雲氣中愁慘幾滿天跑八荒之內人無論也去馬來牛昏亦難辨四海之水遠無論也渴涇清渭泥且難分當事者但曰雨雖多不害稼豈知禾頭生耳黍穗改色遙想村中農夫哭田父悲勢所必至但秋雨日久行人絕而無消息耳若城中則米直騰踊一衾斗米相許爲幸何暇較直療飢急救寒緩也○自國忠入相宋昱知選事而銓法混雜南詔之役李宓敗反以提聞則功罪不明三夫人會於丞相宅晝夜往來無復期度則人道亂而四維不張達奚珣掌試無論曲直置楊國忠于瑣於高第則賢否不別而首舉混詩曰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常分厥衆有如此者時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天下遂無敢言宜乎農夫田父無消息是秋玄宗令出太倉米減價糶與貧人豈知上雖減價下不論直皆時事之可傷者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

子無憂走風雨

四句自歎

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濕翅高飛難

秋來未嘗見白日泥汚后土何時乾

四句結還秋雨

當此秋雨長安中布衣賤士何足比數有反鎖衡門自安環堵耳夫冬祁寒小民怨咨夏暑雨小民怨咨思其艱者伊誰之責老夫雖不出豈無杞憂彼釋子又無憂走風雨而自得耶況雨聲颼颼不獨秋飢又催早寒不獨民艱物亦困頓胡雁且濕翅不能高飛也亟望白日日照之乃一秋以來何嘗有日茫茫后土盡被泥汚未卜何時得雨止也○先是公在長安作秋述此反鎖衡門正秋述中舊雨來今雨不來之故老夫不出長蓬蒿即孟子閉戶可也意釋子無憂走風雨寫盡不知民艱方蹶泄泄之狀曰老夫曰釋子分明老夫灌灌小子謹謹也天寶十三載秋玄宗倦勤謂高力士曰朕今朝事付宰相遷事付諸將夫復何憂軋綱下移太陽失照秋來未嘗見白日語意有謂

苦雨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公自注隴西郡公卽漢中王瑀王徵士卽瑯琊

王徵士漢中王瑀是追書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  
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澹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  
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旣胡越局  
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以上苦雨寄隴西公嘉蔬沒涸  
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  
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以上兼呈王徵士

六句苦雨仲秋逢寒於時羣木澄澹總是水光萬家朦朧無非雲氣豈無所思行潦莫逢不過九里音問罕通我所思者何處素澹路是也素澹豈非九里天漢東無異也魚騰陂馬背我而馳如飛孤鴻迅息可到此時公

子見言笑同乃六尺之馬終不可駕將九里之路辛  
以通奮飛之遠奚止天漢直胡越然旬促之芸警改  
陽在樊籠然停餐末由憑軒遙望無非爲此苦雨故當  
此苦雨嘉疏沒時菊荒賢者失志不遇有如此然當此  
苦雨廣華屈鳥窮困小人亦遭顛覆有如此我更何適  
幸北鄰居有王徵士者式瞻伊邇我爲南巷翁取適彼  
居咫尺可通騰馬不必川水正漲挂席何難則不得申  
笑言於公子者庶獲遂清興於徵士窮於陸思濟以川  
無其此苦雨故耳公偏側行云我  
若巷南子巷北故知公爲南巷翁

承沈八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公自江府檢閱  
人同日拜郎

今日西京祿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詩律

羣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使寓直別宿頓輝光以上東美除郎未

暇申安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嘿悽傷貧賤人

事畧經過霖潦妨

以上阻雨未遂馳賀

禮同諸父長恩豈布衣忘天

路逢騏驎雲臺列棟梁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

以上寄詩之意

以僕除郎常也況四人胥拜通家沈氏有不同者蓋以其年是馮唐其詩律沈約四聲之遺其史學沈佺期詹事後也天中郎寓直騎省郎官上應列宿公今日置身霄漢我豈敢缺於馳賀乃含情空有激揚者蓋由我祖於天后朝曾除膳部今日司存誰與比列自歎通家莫繩祖武耳且夫富貴則禮數亦繁貧賤則人事自畧馳賀之缺不獨而阻惟是公為父行世誼難忘身雖布衣通家有素所以伏看天路駿足騰驥竊喜雲霄大材勝任公既結綬我應彈冠自歎選序蹉跎一官未定強仕既過二毛種種悼祖澤之既溼嶺儒術之難起與言及此誠有含情不果者聊寄此詩以當馳賀云云舊誼儒門史學謂是流既濟東美係既濟賈按史協律郎沈既濟於德宗朝上選舉議是既濟乃東美後人東美徐佺期子

上韋左相二十韻

鳳曆軒轅代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四句頌玄

宗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

公自注相公之先人應圖求遺風餘烈至今稱之

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鵲新韋賢初相漢  
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  
豫樟深出地滄海  
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  
持衡畱藻鑒聽履上星辰  
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  
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  
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

以上頌韋左相

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  
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  
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  
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  
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  
爲公歌此曲涕淚滿衣巾

以上自序

吾考軒轅歷曆今上龍飛以來四十春矣。創極既久，故能與世偕亨。體元並運，壽域開洪。鈞轉而君道成也，乃猶念邇者宰輔不稱職，致霖雨六旬，災永害稼。亟思賢佐以資獎理。顧舉朝無當審慮者，爰披圖書，注意老臣。如我公者，先相公遺風餘烈，至今稱之。固老臣之後，宜有充國畫圖之思也。夫欲求駿者，左按圖而索，有丹青之憶，乃應圖至者，便已得騏驎。慰霖雨之思，往者朝廷用人，似江河之濁，宰臣輔政，失禹陂之和。公起而汰者，汰調者，調事業一新矣。如韋賢代蔡義，柏漢方新，比范叔傾懷，侯歸秦。此日范叔歸，今日之盛業既如此。韋賢相之子之傳經固絕倫，其傳經真豫樟之深出地，非無本者。其盛業信滄海之潤無津，豈有量哉。於是職司喉舌，猶軋元之有北斗，躬領摺紳等畢公之率東方。領摺紳則銓部持衡，獨留藻鑑司喉舌，則尚書履聲直上星辰。似此獨步相才，既已超古，況有餘波小德，更復照鄰。蓋由淹通藝術，遠邁管輅之聰明，壓倒才人不數。陳遵之尺牘，今日蛟龍得雨，已陟台衡。大儒席珍，久推國寶。當此一氣洪鈞，廟堂登理，八荒壽域，風俗還淳。國寶之猷也，亦賢相之力焉。有相如此，凡爲才傑，靡不登進。獨我愚童，對滄海論藝，益出頽年多病，跡類長卿，離羣索



居貧如子夏豈甘流俗回首思驅竊比衆人生涯半日  
茫茫出處休問季咸累累東西莫容尼父平生感激老  
矣何爲身世蒼子偶然發興高歌涕淚之際公能無憐  
我思業按我隱論哉天寶間玄宗嘗謂宰相曰朕比  
以甲子且於宮中築層爲百姓祈福聞空中語曰聖壽  
延長又獻於焉出錄藥藥成空中語曰藥未須收種種  
謚安公曰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自是正論十三載  
秋霖雨不止玄宗以宰相未稱故罷希烈用見素曰  
霖雨思賢佐非傳說之謂玄宗命揚國忠精求端上見  
素以方雅用故曰應國自國忠入相文部選人無論賢  
不肖伏資洋官任政如江河之濁自休甫國忠相繼執  
政登陽垂姓積爲頽陰正典爲失調之故沙汰調和并  
無謂也薛賢文子相漢見素與父奏皆相玄宗故引例  
云范叔相秦去外戚穰侯國忠猶穰侯公以范叔期見  
素故有范叔歸秦句漢順帝立貴人梁氏一時梁氏子  
弟布滿於朝李固應詔對曰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  
下喉舌當審擇其人以毗聖政玄宗冊立貴妃國忠入  
相何誦五家競攬權要猶漢梁氏公曰北斗司喉舌謂  
見素相北斗之魁方得其人周康王時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皆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莫當時

府縣承迎趨國忠及五家者峻於制勅四方賂遺輻輳其門東方領摺紳公以畢公望見素欲其率臣僚歸至尊見素精天文後於肅宗朝有星犯昴謂祿山必久而驗可見其聰明過管輅倒陳道壓例之也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今人瘦沉吟

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

以上寄詩之由吁

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

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

恐與川浸溜

以上借雨寫時事

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

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以上九日寄岑參

露雨六句出門都礙泥汚后土到處皆然因而見君末由偶生軒下至於飯飯皆盡愈期計君居止不過曲江

一經苦雨難就如此況蒼生稼穡尙必言哉彼雨雖自  
天行雨實雲師雲師失職天爲之漏是雲師在所當誅  
也天何容漏漏則當補乃補天竟有何人也二儀受蔽  
萬物失所以至君子與小人胥困最高者山遙想此時  
亦應與川溜同浸耳雲師不誅天漏不補勢必至此所  
惜者今日是九月遙憐籬下黃菊誰看料想陶潛無山  
采棹岑生雖耽詩酒似此苦雨豈能登高把菊則此佳  
節亮與我情同鬱陶也○旱潦自天致之者人常時玄  
宗謂高力士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力士曰自陛下以  
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是天之雨陽  
不若雲師雨伯之失職也人主之五事不修弄權宰相  
之尸位也安得誅雲師分明烹弘羊意誅雲師則天漏  
補誰能補天漏庶幾望之姚崇宋璟其人今不可得誅雲師二句對非無謂

###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藥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

花爛熳開何益

四句若  
于過時

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掇細瑣升中

堂

二句小  
人得志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結還庭  
前甘菊

甘菊在卉幸在庭前及時早開可供採掇無奈時移而  
晚矣夫重陽正采花泛酒時乃青蕊向含不堪摘取泛  
酒者豈過問哉南至明日時過矣酒醒矣意興蕭條矣  
此際殘花開亦何益甘菊既遲衆芳得志因於野外忽  
升中堂顧此中堂夫豈細項者其處何衆芳之僥倖耶  
還念甘菊枝葉雖大風霜早摧君子將爲升堂衆芳細  
項不堪寧爲失所甘菊保此大枝葉可也○甘  
菊曰大枝葉衆芳曰細項君子小人分明劃出

聽馬行

公自注太常梁卿勅賜馬也  
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僻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

提出鄧公  
愛而有之

夙昔傳聞

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

以下都寫雄  
姿逸態四字

何嶢嶢

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嚙硯礪連錢動朝

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

却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君能取天厪真龍此其亞晝洗須  
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以上都寫驄馬都公愛而有之之故我聞良驥  
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  
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

邑肯使麒麟地上行

以上言此馬終歸天厪

鄧公有王濟馬癖雖則馬癖乃花驄爲大宛種今初得  
之耳得則初得傳聞已久故鄧公渴思一見牽來便已  
神竦神竦何爲蓋以此馬其姿雄其態逸嶢嶢特出也  
特顧影時驕嘶矜寵堪憐其逸態有如此者目夾鏡肉  
連錢晶瑩落其雄姿有如此者既已牽來因而親試  
千金重價未覺爲高親試之餘汗生白雪汗生之際覆  
以香羅不益見其逸態耶顧此馬雖則初得乃朝廷勅  
賜梁卿本是舊物鄧公馬癖愛而有之馬爲知已用矣  
彼大厪之內原有直龍細看此馬分明相若所以涇渭  
之深晝洗須騰幽并之地夕趨可刷不益見其雄姿耶

年來神竦所見真不負所聞矣顧公聞花驄我聞良驥  
良驥必老而始成今此花驄計其歷齒不過數年比之  
良驥人更驚者蓋山此馬四蹄疾於飛鳥應與八駿先  
時俱鳴亮時俗偶然豈能有此必雲霧晦冥方誕龍精  
我意終歸天廐夫豈碌碌風塵騰踏地上者今朝廷下  
詔方求麒麟舍此花驄誰爲真龍而應詔也○李鄧公  
必宗室之英壯年未獲大用者此詩前云卿家舊物君  
能取天廐真龍此其亞以比鄧公爲龍種後云近聞下  
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以比鄧公不久爲朝廷  
用花驄比鄧公少年致主良驥公自喻老而無成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湯卽湯泉溫泉是也玄宗於驪山改溫泉爲華清宮宮  
中湯井池臺環列山谷御湯而外又有長湯一十六所  
每歲十月同貴妃遊幸其  
處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二樹羽臨九州

四句  
幸驪

山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四句

浴湯泉

闌風入轍迹廣莫延冥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

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

六句觀湫

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

四句湫龍

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

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

四句湫水

翠旗澹偃蹇雲車紛少畱

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沉豪牛百祥

奔盛明古先莫能儔

八句祭湫

坡隨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

顧之笑王母不肯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

六句湫異

飄飄

青瑣郎文采珊瑚鈎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四句點同

郭給事作

山氣湧漾湯泉宜出其下而華清宮殿則冠山而居君王自天寶年來每幸華清必於十月來則五采葆蓋俯臨九州何以必十月哉取此山有陰火煖為溫泉噴薄而出此時君王來浴一若太陽在咸池空中樓閣光氣

環繞因而窮轍迹縱冥搜萬乘拂天將觀水於百丈湫  
觀湫者爲此湫有幽靈也遂命官屬且休於此蓋自未  
有湫以前先有龍焉龍能用壯當其擊石而出林丘破  
碎因風雨移窟宅遂成此湫此湫成而山頭宮殿倒影  
瑤池山外滄江曲折奔注而湫水之美則味既甘和性  
復柔滑既觀而祭翠旗停雲輦駐簫鼓之聲蕩於湫上  
異香之氣滿於湫間湫中鮫人獻綃呈瑞湫前曾祝沈  
牛輪誠庶幾一祭百祥奔集事軼古昔忽見坡施之上  
蝦蟆現形意者湫龍所化爲我皇出必非無故收之可  
也乃至尊怡然王母故縱復歸湫底化爲長吼亦奈之  
何郭公身爲夕郎文采妙絕其感湫異聽我浩歌能不  
怒焉愁思矣○必十月議非時浴赤日諷襲尊間風廣  
漠刺荒遊改移窟宅志變異獻幣沉牛明誣妄蝦蟆出  
指祿山也至尊笑寵蝦蟆也王母不收縱蝦蟆也蝦蟆  
卽湫龍所變始而擊石摧林便有鼎沸中原之象繼而  
復歸深淵終成跋扈難制之形考月中有金蝦蟆乃姮  
月者月爲陰精貴妃似之祿山通宵禁中是爲蝦蟆餌  
月玄宗以蝦蟆忽之竟爲長風難制靈湫一篇真肅定  
之諷易大壯九三小人  
川壯湫龍例祿山無疑



杜詩闕第四卷目

自京赴奉先

贈田九

寄高三十五

陪李金吾

城西陂

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

宴漢陂

送蔡希魯

崔駙馬山亭

九日曲江

官定後

蘇端薛復筵

晦日尋李叢

送程錄事

白水縣

三川觀水漲

贈高式顏

得舍弟消息

曲江

月夜

哀王孫

避地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元日寄妹

春望

憶幼子

遣興

一百五十夜

杜詩闡卷之四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赴奉先復還長安詩

天寶十三載至十五載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此章據呂蔡譜皆云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公赴奉先作黃鶴謂是十三載公廢府書懷詩昔罷河西尉初與蒯北師是祿山之反在罷尉官定後奉先之赴又在兵曹未授前故詩曰杜陵有布衣按史十四載八月免今載百姓租庸若赴奉先在其年詩中不得便言輟縫聚飲十三載秋七月霖雨六旬不止關中大飢公妻子在奉先必難艱食故曰無食曰秋未登黃鶴是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落白，首甘契濶。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豁。

八句肩以下發明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性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媿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

以上詠懷大指一篇都蒙此發

歲暮百草零，疾

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嶮。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驩娛樂動股膠葛賜浴  
皆長纓與宴非褊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  
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  
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  
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散玉質煖蒙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馳蹄羹霜怪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  
咫尺異惆悵難再述以上自京以來所經之感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  
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峰兀疑自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  
梁幸未圯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以上赴奉先道  
途之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我寧捨一哀。里巷亦鳴咽。所愧

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

以上至奉先室家之

感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亦有酸辛。平人固騷屑。默

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瀆洞不可擬。

挽詠懷意結

凡人老大。則工於世故。杜陵布衣。獨不然。至老彌拙。蓋由許身愚。動以稷契自命耳。從此落。一身將老。至於室家。弊澗都不可問。猶念丈夫事業。蓋棺則已。一息尙存。此志不容自小也。此志惟比稷與契。則思澤民窮年。懷抱常在。黎元歎息。民艱腸內。徒熱豈顧同學之取笑。祇有激烈而浩歌。此志惟比稷與契。則思致君。江海固大。亦足優悠。堯舜在上。何忍便訣。雖朝廷不乏廊廟之具。乃於性獨傾。太陽之前。此其志誠。覲露矣。若欲事于謂以求達。則又不然。彼螻蟻之徒。求穴爲幸。妄擬大鯨。思偃溟渤。我悟斯理。恥而不爲。兀兀至今。且甘埋沒。雖於巢由之高節。有愧。乃於稷契之素守。常堅。今日惟有頽然沈飲。放歌自遣而已。我詠懷大指如此。乃家室之

顧有不能忍然者歲暮而草枯矣風疾而山摧矣天氣陰而夜發慘寒威篤而結帶難我此行將自京赴奉先於焉道經驪山仰瞻御榻旗塞寒空永滿崖谷溫泉虎清瑤池上鬱律之氣周廬夜宿羽林有摩宴之多此時君臣歡娛方始因而樂作聲動太清樂動而賜浴盡是長緩之人浴罷而張宴不及短褐之子於是頒賞於是裂帛寒女之機絲皆血也取之鞭撻者用之醉飽聖人之能寬皆思也昔以活邦國之民者今以縱形庭之欲此或臣子之過豈至尊而忽諸抑亦佞倖之尤寧仁者而出此彼形庭之上恩已濫矣况衛霍之室侈更甚焉高堂判落之內宛若神仙貂裘笙瑟之餘無非仰客舉一盤餽果物稱是厨有臭肉道殣可知咫尺有榮枯之全開張非語言可盡也我平生欲堯舜其君者君臣固如此我平生所憂在黎元者黎元乃至是已矣君民固可懷室家亦可念也爰望奉先而趨此去北轅必循涇渭而行遙涇渭道梗又向官渡而改轍官渡紆矣乃羣水滔滔又從西下奔流交會疑自崆峒天柱之折堪憂河梁之圻幸未然而枝撐之聲憲牽不安也攀援之餘川周難涉也行路之難如此凡我跋涉至此者亦以老妻有異縣之隔十口在風雪之中縱然飽煖無期庶幾

飢渴與其奈何入門聞哭幼子已殤撫膺一慟遂感鄰里自歎既爲人父不能育子秋飢而死倍覺傷心然非糊父之故秋禾未登有此倉卒亦不幸致此耳我平生自命稷契欲堯舜其君民者今并室家不保誠哉詩身愚意轉拙也猶幸生免租庸名遣調遣然且酸辛駭屑如此況失業之徒租稅無供遠戍之卒征伐不免我一念及真有憂從中來如山之積荒荒瀕洞不能撥去者然則我之詠懷豈止爲家室計哉○膠葛太清之氣也河梁未圻或曰祿山反書至封常清詣東京募兵議斷河陽橋爲守禦此時未圻故云既聞反書不得云幸未圻秋禾登不必作秋禾登

贈田九判官梁丘

天寶十四載正月蘇毗王納款二月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田梁丘隨翰入朝時爲判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荏將

軍只數漢嫖姚

四句美哥舒翰

陳畱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



招

判官

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詩意

南王將哥舒公自河隴入朝使節直上青霄矣哥舒公  
 一鎮河西隴右使吐蕃強部如蘇毗王子悉諾羅等來  
 王納款今日入朝為此故耳降王既款邊境得安宛馬  
 東來皆飼春草哥舒公立功河隴如此今日邊將更有  
 何人在漢惟標姚在今惟哥舒公耳即主將可知判官  
 矣判官為陳留阮瑀一時幕下誰與判官爭長者亦京  
 兆田郎昔年上將判官尤先受知者所以麾下賢才皆  
 賴先容今有人於此久混漁樵有志入幕判官有同升  
 之雅豈能無意汲引哉按是年十二月玄宗拜翰元  
 帥討安祿山翰悉以軍事委梁丘一時幕中可知無爭  
 長者翰麾下無才不收高適嚴武幽環蔡希魯其著者  
 亦頗良丘不忌才得以並入觀後翰以軍事委梁丘梁  
 丘不敢專決分任於王思禮李承光其能  
 推讓可知麾下賴君才並入語非漫然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

伏禾

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三句美其詩

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差得慰蹉

跚四句書記

高生老矣功名遲暮然年雖老詩則新也自赴武威書  
記之暇新詩必多高生以新詩得美名固非他人所可  
及高生以暮年工佳句未知其法定何如高生既有美  
名豈非才子幸王將收之幕中高生既有佳句宜製凱  
歌今崆峒自足秦旋在時高生常苦落魄自掌書記間  
已賜緋向日蹉跎從此且慰哉○高五十學詩以氣質  
自高為人稱頌翰常開九曲地  
高為作九曲詞凱歌正指此類

陪李金吾花下飲

李金吾即李嗣業先是為高仙芝陌刀手連雲堡一戰  
大破勃律後大食之役又前驅奮擊仙芝得免此時嗣  
業已為右威衛將軍是金吾也十四載  
嗣業在京休沐於家公得與花下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

稱偏坐香醪嬾再沽

六句陪飲

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點明金吾

花下勝地金吾相引我適陪此乃徐行之暇亦祇自娛耳於時見烏毳之輕者從風而吹見花鬚之細者隨意而數自娛如此而飲則藉草於花下我於金吾彼此偏生細草之處適相稱焉夫酒以合歡典盡斯止今日香夜則金吾有法豈能為醉翁寬我怕金吾并怕香醪也○古乘語趙簡子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耳腹背毳毛增損一把不為高下君之食客腹背毳毛也見輕吹烏毳語意有諷王羲之閒居山陰嘿數花鬚公自况閒退意唐金吾將軍掌宮禁晝夜巡警惟上元勅許弛禁醉歸犯夜可怕金吾正見金吾職掌宮禁能詰奸禦暴不媿為天子侍衛

###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斜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

六句寫泛

者皮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二句

泛漢陂者有樓船在樓船中者有青蛾皓齒或弄笛或吹簫其聲散長空徹霄漢直悲遠天也顧樓船大矣亮非蕩槳能濟所憑者牙樯錦纜耳乃牙樯之動非關人力一任春風自舉錦纜之牽全不經心若隨斜日所加何其適也陂下有魚魚聽歌亦吹細浪而搖扇若助橫笛短簫然陂上有燕燕窺舞亦蹶飛花而墜筵若助青蛾皓齒然樓船中人樂則樂矣佐爾樂者賴此如泉之酒樓船焉能自致亦賴此小舟耳設使不有小舟既無蕩槳之便此百壺酒焉得飛送如泉源源不竭以佐爾青蛾皓齒橫笛短簫之樂彼泛樓船者但知牙樯錦纜客與自如小舟送酒幾忘之矣甚哉大者非小者不濟斟酌者不可忘所自來也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

濤以石瑤瑤

四句

琉璃汗漫泛舟人事殊與恆憂思集

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嗟何及

四句語意直領至末

主人錦帆

相爲開舟子喜甚無塵埃鳬鷺散亂掉謳發絲管啁啾空

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

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曩窅中融間

船舫暝憂雲際寺月出水面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

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

以上遊陂

之景隱承事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

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結出憂思集意

凡事何須好奇岑參兄弟性獨好奇攜我遠來遨遊陂  
上波漢陂無奇岑生好奇因而天地黤慘便有奇狀遙  
望陂間琉璃萬頃岑生休矣岑生好奇於琉璃中汗漫  
於舟具事殊其興極只恐憂思亦集耳蓋此中鯨吞

作都不可知。倘遇惡風白浪，嗟何能及。任人殊不顧焉。  
 俄而錦帆開矣。舟子亦喜甚焉。以為無塵埃也。於時鳬  
 鷺散棹，諠之前。綵管雜空翠之內。雖沉竿續蔓，莫測深  
 波。乃菱葉荷花，宛如指拭。一到中流，陂也恍疑潮解。下  
 歸無極。陂也。倒出南山。但見半陂以南，純是山影。山影  
 所入，與水俱融。雲際寺在上。忽船舷底矣。藍田開尚遠。  
 忽水面開矣。蓋由月出，陂上其光使然。少焉，月在水中。  
 若吐驪珠。水湧月上。恍擊河鼓。湘妃漢女，歌舞來遊。金  
 支翠旗，有無變幻。事信殊與真極。亦足供主人之好奇。  
 矣。事殊與極，憂思亦集。咫尺之間，雷雨忽作。神靈之意  
 蒼茫難賡。天地懸慘，呈象已久。岑生特好奇，不覺耳大  
 抵少異。其但樂與哀并，少不可恃。樂不常有，豈獨此漢  
 陂遊哉。好奇二字，一章眼目。事殊與極，憂思集，一章結構。全為岑生下段。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

自似攀接要。心已領。

語領全指

彷彿識鯨人。空濛辨魚艇。錯磨

終南翠顛倒白閣影皆翠增光輝乘凌惜俄頃

以上漢陂西南臺

勞生愧巖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驂騑我甘雜黿鼉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况資菱芡

足庶結茅茨迺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以上自叙

昨遊漢陂今日登臺一望陂平暑退兼葭則離披無復菱葉荷花矣水天則一色非復惡風白浪矣目擊之際其新可懷心領之餘其要已接夫人當境不在覽物在觀化懷新不過覽物耳接要則已觀化矣於時陂中鯨人彷彿識之陂中魚艇空濛辨之且終南之翠錦磨陂中白閣之影顛倒陂中兩山竦峙光輝如此惜也登臨臺上不過斯須是懷新不如接要也乃因目擊已心領矣蓋凡事何常之有生無須勞我愧君平與子真物俱可外我慕子房與曼容蓋驂騑爲世所輕黿鼉且從我好人恐不知歸耳誠知歸也世俗可忽人亦在取適耳但取適者出處難兼今日惟有身退身退何待宦成已覺漸老老來諸苦便靜卽就此間菱芡儘足茅茨可結

泛扁舟逐清景優哉悠哉聊以  
卒歲此則我心領之要指云爾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時公與岑參同宴源少府  
舟岑得人字公得寒字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雪子白瓜嚼水精寒無計

回船下空愁避酒難

六句

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玕

結意

少府官卑俸廉誰營此宴止因漢陂勝遊故不惜罄金  
錢謀一餐主之者有雪子飯佐之者有水精瓜他物稱  
是矣表也思回船而無計可下欲避酒而空愁其難似  
此主情持答無具亦但以此詩是翠琅玕耳其如難酬  
萬一何○主人所設者雪子飯水精瓜客所答者翠  
琅玕物色雅稱漢武煉丹白者為雪子飯白似之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公自在時  
邵舒翰入

奉勅蔡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闕死壯士耻爲儒官是

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搶急萬人過

八句總承勇成癖

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匝匝駝背錦模糊

四句隨哥

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錫突將上前驅

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

六句勒蔡先歸

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

寄高三十五

昔觀蔡子勇真成癖時時彎弓思射吐蕃其意若曰我爲健兒寧赴闕死肯老作書生資志願下哉今日之官得自先鋒原非倖致似子之才實堪挑戰夫豈漫然其身輕出爲先鋒疾如一鳥其搶急往而挑戰拔靡萬人勇成癖如此邇者雲幕追隨常依開府春城奏事同赴上都猶記來時馬銜金絡駝履錦韉行色壯矣今至將勒之先歸此去雪山不過咫尺言旋西海指日如飛所以然者上公膺眷留京突將遣歸保塞此時漢水一帶

黃河正遠涼州高秋白麥早枯蔡子急歸防隴右充斥  
哉計蔡子同王將入奏以來邊陲無人但有高生在耳  
蔡子歸爲我問訊故人近來安穩否也○是年哥舒翰  
以疾留京故勅蔡先歸史言翰每遣人奏事常乘白橐  
駝故有駝背句

崔駙馬山亭宴集

玄宗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  
其山亭在京城東非崔嵩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泯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

四句駙馬

客醉揮金碗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四句

集宴亭山

鳳毛非扶間物色駙馬爲蕭史則吹簫隨鳳宜幽棲之  
地如踏鳳毛幽棲何如地遠洪河洞波不入境如巖壑之  
石勢自高而况所好者客客醉而金碗從揮所愛者詩  
詩成而繡袍爭得我清秋多宴會頗困香醪今日駙馬山

亭蓋使人盡醉云爾。○唐自永徽開寶以來，駙馬多不法。如尚高陽公主之房，遺愛以浮屠事覺獲誅，尚安樂公主之武崇訓以謀廢，太子被修尚宜陽公主之楊洞則又與武惠妃為黨，至今玄宗推刃光鄂，皆由身為貴戚，不知恬退，倚勢既豪，取禍亦烈。求如鄭駙馬留客洞中，崔駙馬宴賓林下，落落高風，不可多得。故公樂取其幽勝，歎美之曰：「泚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可知意外風波，人間禍患，斷不及也。飲酒振去餘醴，曰：「揮禮執玉器者，不揮恐失墜也。」金碗則從，揮崔融酒至玉杯，揮便非。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四句

江水源源曲，荆門此路疑。二句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總結

茱萸及時，綴席宜好。菡萏過時，浮舟已衰。我屈指百年所歷之秋，已經半百。今逢九日，感時之意更有兼悲兼

悲何也。蓋悠悠江水，曲自清源，本長安之客地，乃渺渺荆門，恍疑此路。若襄陽之故鄉，荆門既不得歸，曲江徒然自泛，爲此兼悲耳。此曲江高與晚來頓盡，况年華搖落，茵苔俱衰，辜負菊花，茱萸同慨。人壽幾何，得長有九日哉。○長安有荆門山，荆州有荆門山，此地之疑荆門一也。長安曰雍州，襄陽亦曰雍州，此地之疑荆門二也。公家世襄陽，故有此語，非龍山之謂。

官定後戲贈

公自注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

以上免河西尉

率府且逍

遙。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颺。

以上

爲率府兵曹

我參列選序，非薄河西尉。而不爲特年，老陶潛不能爲上官折腰，効趨走之職。今改率府，聊復逍遙耳。我平生耽酒，必資薄俸，率府雖微，彭澤酒錢不乏也。况我素志常戀聖朝，若尉河西，身還魏闕，今居率府，庶不負我始

願耳前此頻欲歸山今已回首興盡惟有向風慷慨常  
依聖朝而已○官未定時公曰欲整還鄉旆官定便曰  
故山歸興盡蓋官守職羈君父念重治亂安危此  
身以之薊北反書未聞便已逸身幾旬誰公甚矣

自長安攜家鄜州及陷賊詩 天寶十五載至德元二載

###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領至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

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

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

觴爲緩憂心擣少季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以上叙蘇

端薛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

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以上簡  
薛華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

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

哉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以上收足  
醉歌意

天下之人衆矣有數人者無葭莩之因亦非有勢分相  
攝忽然邂逅如膠漆之不可解其文章有神其交又有  
道也蘇端薛復得之故名譽爲最早而况愛客今日滿  
堂無非豪傑惟是元日開筵芳草繫思耳既思芳草能  
忘遠懷惜無健步移花挿此蓋梅在江南遠於千里雖  
當元日水雪猶餘幸而開筵且嘗春酒蓋我之懷抱多  
爲戰鼓所亂戰鼓急則觴難緩况我年垂老血氣已衰  
爾輩談笑相看正復逕庭也既開筵矣因而醉歌座中  
有薛華者獨長於此其風格可匹李白兼鮑照覺何劉  
沈謝猶未工今與端復諸生盡新知之樂者人生萬事  
往往難保耳庶幾酒酣以往風吹野水盡化爲酒快意  
當前窮愁頓盡回首往年霖雨六旬不止秋井爲塌不

知幾人白骨幾人青。當此元日不開懷。痛飲亦何貴。  
文章有神交有道哉。○是年正月朔祿山稱帝改元。玄  
宗命郭子儀罷雲中還朔方。蓋發兵進取東京。分兵守  
井陘。定河北。戰鼓悲矣。公曰。惡聞者速。藏祿山爲快也。  
晦日尋崔叢李封

此詩若編乾元元年春。公在諫垣。此時兩京復祿山。祿  
詩中不得作長鯨吞地軸。翻等語。若編至德二載陷賊  
時。此時長安中。何等人物。以公侯日之。斷  
是元寶十五載。與蘇端薛復筵爲一時作。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

四句  
晦日

興來不服嬾。今晨梳我頭。山門何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  
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  
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  
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

尊愁未知天下士有此至性否

以上尋  
崔李

草芽既青出蜂聲

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

憂至今阮籍輩熟醉爲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

軸爲之翻百川皆倒流當歌欲一放淚下不能收

以上寫  
時事

濁膠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將飲  
酒結

勝日甕牖已滿晨曦豈尸寢時况春氣和柔弊裘可置  
矣向來嬾暇今晨出門豈無公侯幸免值者公侯非會  
心人并非至性人惟崔李能會我心罕有儔匹所由每  
過傾倒淹留不捨耳地屬比鄰時逢勝日李生則園竹  
蕭疎埽逕遲客崔侯則肆筵初秩先憂耕鑿兩人誠至  
性人天下士所少也惟是良辰足賞世亂堪憂當此草  
芽青蜂聲暖中原農器盡化甲兵我與爾仰愧葛天之  
民貽憂黃屋徒爲阮籍之輩謀醉一身亦足強矣然亦  
威鳳遠翔賢人高蹈故長鯨肆虐地軸翻能勿常慨  
淚下哉猶賴濁膠最多妙理與會心有至性者相與領



畧聊慰浮

沉云爾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注程攜酒  
僕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

四句  
泛起

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

得龜叔本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

見慰我垂白泣

數句美  
程事

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媿突

不黔燕差以調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

以上攜  
酒饌

途窮

見交態世路悲梗澁東風吹春冰決莽后土濕念君惜羽

翻既飽更思最莫作翻雲鵲聞呼向禽急

以上送別  
兼勉之

我行衰謝昏忘交集往還之人失憶者多獨於程侯不  
然程侯卓然傑出偶一與語耳聰目明不知昏忘之何

在良由程侯是鮑叔未契可托耳當意有所鍾如老栢  
之青散寒不凋及見義而動如修蛇之蟄一往不顧庶  
幾數見慰我垂白若之何告別勿勿耶客厨寂寞奉饌  
缺如程侯乃自攜酒饌誠知我貧爲相調給也夫途窮  
方見交態但世裡又悲路遠程侯還鄉春水尚凍后土  
未乾行路難矣程侯羽翮既具又非飢鷹此行發誠善  
自愛惜倘如翻雲之鶴聞人呼而卽向禽則喪其所守矣程侯戒之哉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韵

時公從奉先挈妻孥避亂邠  
州道經白水依舅氏高齋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况當朱炎赫高齋  
坐林杪信宿遊行閒清晨陪躋攀傲睨俯絕壁崇岡相枕  
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  
以上借  
寓高齋危堦根  
青冥曾水生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

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僮彈射吏隱適情性茲焉

其窟宅

以上叙高齋

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

尉窮谷僻爲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覲

以上叙崔翁

坐久風頗怒

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欲翻盤渦圻何得空裏雷殷殷

尋地脈煙氛靄崑崙翠魍魎森慄威崑崙崙崙峒嶺回首如不

隔前軒頽返照巉絕華岳赤

以上高齋雨後

兵氣漲林巒川光雜

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

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

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東郊何時

開蒂甲且未釋

以上叙時事

欲告清晏罷難拒幽明迫三歎酒

食傍何由似平昔

以感時結

我今遊地自南縣奉先來所如浩蕩况旅食不飽炎赫  
侵人幸有高齋可托耳齋在林杪信宿以來時攀巖時  
俯壁崇岡在眼曠野入懷藉非主人贈我何由破此岑  
寂高齋之景其危塔若無地根於青冥也其層米當盛  
夏亦生漸漚也高齋上雲出無心高齋下石臨欲落泉  
聞矣聲仍息動靜因所激也身呼矣身還藏彈射恐不  
免也此豈俗吏所處惟吏隱者托身青冥勵節層冰也  
心若閒雲又涼崩石也却動守靜又懼彈射也故於此  
適情性爲宿宅舅氏真仙伯哉步松陰航窮谷雕胡作  
飯旅食以充何幸得此良覲耶俄而雨至風聲號山谷  
碧十丈之蛟盤渦翻出空裏之雷地脉暗尋未幾雨歇  
煙氣布颺颺愁崑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崙  
翻爲跳梁之象雷出爲震疊之兆煙氣凝而颺颺城祿  
山將滅之勢也返照生而華岳紅王威有赫之時也因  
而兵氣交林川光雜鉤此華岳落照間潼關在焉是哥  
舒相公屯兵之處遙見鐵騎如積雲露此時至尊肝食  
臨軒盡茲祿山何強足畏我慷慨長歌速期滅敵主憂  
臣辱涕泗橫流今在高齋忽焉樂忽焉哀人生所不免

也因歎時事順者昌逆者亡天地有常理也不獨哥舒  
相公萬國征夫皆精白一心思備戎狄而况哥舒相公  
兵扼潼關猛將如雲仰贊廟謨已得勝筭方守潼關而  
閉門東郊無須開也且帥將士而隄防帶甲幸未釋也  
典言及此至尊王輟尚爾無味我在高齋何堪終宴若  
晝夜逼迫方寸已亂耳所出酒食之傍三歎而起欲如  
平日逍遙何可得哉○高齋旅食時正哥舒翰守潼關  
與楊國忠交構之日是夏五月事當時守潼關祿山亦  
苦之李郭兩人皆請固關而守國忠恐翰圖已以守潼  
關爲不足恃將相不和潼關危矣公曰知是相公軍機  
馬雲霧積請翰守潼關之足恃也王觴淡無味胡羯豈  
強敵請至尊宵旰有翰守潼關賊自斃也猛將紛填委  
廟謀畜長策謂翰守潼關非乏戰將但當將相協謀此  
在廟算得策也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謂朝廷於陝  
名且緩固但當固守潼關枕戈衽甲勿懈於防也終日  
三歎酒食旁何用似平昔已知關在不專廟謀失策潼  
關必潰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三韵

此章正彭衙  
行中所述者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

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壓蹙

八句水漲由雨

蜀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路恐泥窞

蛟龍登岸乘麋鹿枯查卷拔樹礧礧共充塞聲吹鬼神下

勢聞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

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迴幹裂地

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機

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黦黦

以上極言水漲

浮生有蕩汨我道正羈束人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

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

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以上觀漲之情

我自白水經華原郡來舉足無平陸矣上土山走窮谷赫赫之雲不時而出燁燁之電常日在茲雲飛電走無非雨徵因而窮岫雨多行潦日積行者相迫促也雨積可水漲川上之氣鬱鬱皆黃空曲之中羣流奔會俄而高浪起崖勢傾蛟龍畏泥濘而逃麋鹿登高岡而避惟估查之木聽其所拔卽硯礪之石不免平倒而木石交充塞焉此時水漲之聲鬼神號嘯水漲之勢滄桑頃刻顧此萬穴必有所歸其惟四瀆可以包攝及觀泉漲如此洄涌反懼江海忽亦傾翻果然沙爲漂岸亦圻矣壑爲激樹皆禿矣不但硯礪流山門交破矣不但墜崖踏地軸背裂矣不但空曲會直合洪流及潼關矣不但鬼神下人代速直沉數州哭萬室矣流惡未清怒濤還蓄水陸皆斷陰氣終霾我觀漲於此自歎浮生漂蕩我道局促乾坤雖大不能容身有側足而已雲雷方屯危難正多任窮途而已欲濟無梁焉免魚腹之葬問天不語難爲鴻鵠之飛時事如此奈之何哉○時祿山作亂神

州有板蕩之象篇中云聲吹鬼神下陰長陽消也勢閱人代速世事滄桑也何以專四瀆無復朝宗也反懼江海覆中原陸沉也雲雷屯未已建侯不寧也普天川無梁拯挽無人也語意顯然

### 贈高式顏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迹共艱虞

二句相逢

皆老夫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

二句昔別是

平生飛動

意見爾不能無

意

壯年分手時地茫然衰顏都不識矣以爾高才同我寂寞以我避地共爾艱虞別後如此所以皆成老夫耳我與爾嘗買酒壚頭自昔別而論文之處不堪回首我與爾猶憶論文賣酒處耳曩年飛動之意不過文酒今日相逢豈遂甘於老夫不復飛動哉式顏爲高適姪適在宋中有送式顏詩公遇式顏亦必在與適同遊宋中時讀公遺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



華論交入酒壚正風詩  
痛飲意氣飛動時也

### 得舍弟消息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

四句得消息

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四句

得消息之感

東都被陷骨肉飄零幸而有信舍弟尚在平陰之信曰  
此間避亂展轉無之今方側身遠道此地被倭人烟斷  
絕今方寄食孤村近信如此弟雖存可憐也而況烽火  
方新啼痕依舊年復一年一身將老故鄉之魂不知幾  
時招得是可痛耳○平陰屬河南郡時祿山所有者止  
汴鄭數州河南一帶正其充斥處此弟存為幸也烽舉  
者唐鎮戍每月初夜放烟一炬謂平安火潼關破平安  
火不至此時烽猶舉潼關尚未破也時必哥舒翰頭初  
出潼關與賊將崔乾祐戰  
於靈寶西原故曰新酣戰

汝懦歸無計我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鴒詩生理

何顏面憂傷且歲時

二聯從首二句相承說下

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

絲直挽首章招魂意

臨老招魂晚矣庶今日者非弟歸鄜州卽我往平陰奈汝則懦也似此干戈載道歸應無計我亦衰矣似此烽火連天往未有期是平陰之信雖可喜也汝不得歸而見我烏鵲之喜亦浪傳耳平陰之難亦云急矣我不得往而救汝鵲鴒之詩不深負乎我不得往而救汝今日生理顏面何在汝不得歸而見我將來憂傷與時俱積我與爾兩京家口約畧三十處此喪亂存亡難保然則招得幾時魂豈獨我臨老之人爲然哉

曲江三章章五句

是年六月八日哥舒翰敗賊克潼關公寄家鄜州於七月卽自鄜縣服奔行在爲賊所得曲江三章自傷陷賊也

曲江新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

二句感興

遊子空嗟垂二

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三句自歎

曲江爲長安勝遊地今日秋色蕭條菱荷敗折主時千門萬戶搖落於秋氣風濤中者何可勝道遊子羈此二毛已垂惟有形影獨弔搔首空嗟耳不見白石素沙尙爾相蕩哀鴻獨叫偏失其曹身陷賊中舉目言笑誰與爲歡有如此者○當時置身賊庭如陳希烈蓬奚珣張凶張垠輩非公曹也叫曰獨叫曹曰其曹公自求其曹爲公曹者甄濟蘇源明外原無幾人

卽事非今亦非古

賄指時事

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

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三句正長歌之意

事亦不同有今事有古事茲也卽事以爲古目前已非曠昔以爲今曠昔猶在目前蓋非今亦非古俯仰之餘惟有慷慨長歌激越林莽間耳處此喪亂豈難豪華棄名節甘從逆不過此心不肯灰而豪華如故如此豪華比戶皆然有何足數我心死如灰久置富貴功名於不道弟姪聞我悲歌且相排遣亦何傷而淚下如雨哉○

從來志士立節只爭心灰二字心灰則殺可探雪可咽  
身可烹首可授不義之富貴必不復貪心不灰則膝可  
屈顏可頤頤可獻詔可草不義之富貴必不肯拾  
公身陷賊中灰心自命此其志真與日月爭光

自斷此生休問天承灰心來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

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四句正白斷意

我今出處進退何必問天有自斷耳蓋我杜曲之間桑  
麻尚在南山之南故廬還存今縱未能脫賊而走此處  
杜曲可耕南山可隱當年李廣屏居此藍田山中我今  
短衣匹馬尚可追隨看其射虎以老我將從此逝矣○  
結二句公謂我雖不得張弓挾矢手格猛虎猶能看人  
張弓挾矢手格猛虎世有李廣我將追隨其後目擊其  
射殺猛虎差足快意猛虎謂誰祿山是也李廣何人郭子儀李光弼足以當之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二句閨中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四句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挽起  
意結

今夜長安之月不忍看矣想見者鄜州月耳無奈閨中  
寂寂只獨看何獨看則憶我於長安矣若小兒女何知  
殊覺可憐耳遙憐小女此時月下雲鬟冒霧遙憐小兒  
此時月中玉臂添寒何知憶長安哉惟其然故彌念閨  
中人只獨看耳何時脫賊歸家同倚虛幌縱使淚痕尚  
在得雙照而乾不猶愈於今夜獨看耶○時鄜州百姓  
遙應官軍往往殺賊賊兵尚未到鄜故公憶之如此香  
霧二句指兒女或曰雲鬟非女飾公北征詩學母無不  
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画眉澗  
屈髮作髻爲雲鬟所謂學母無不爲也

### 哀王孫

安祿山破潼關玄宗夜半從延秋門走諸嗣王及公  
主在外者不及從其後皆爲祿山所屠公記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

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

以上述王

孫疏落之由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

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

膚

六句寫哀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

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

須

六句慰王孫

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

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四句應起處

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

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

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以上述中興

昔年侯景篡位有白頭烏集朱雀門樓近日延秋門上夜呼不已不獨呼門直啄大屋一時屋底達官鼠鼠爭

避使至尊倉皇金轂斷九馬死遂拋骨肉出延秋門而  
西去於時王孫之存者寶玦在腰路衢掩袂畏禍之極  
姓名都諱流落之甚爲奴亦甘自六月中長安被陷經  
今百日形傷貌毀身無完膚其苦如此王孫是高帝子  
孫隆準龍種形貌雖毀骨相原殊今日祿山豺狼偶然  
在邑王孫龍種偶然在野王孫此千金軀但須善保持  
時耳王孫旣諱姓名我又何敢長語而爲王孫少立斯  
須者蓋有故也如焉白鳥夜呼不過延秋門上今日秦  
駝東來竟滿長安舊都所以然者潼關先破之故往日  
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者只因驍勇素著曾却吐蕃  
不意潼關一戰輒復與尸昔銳今愚事出意外所幸七  
月以來太子卽位八月以來回紇助兵恢復有機中興  
在即我聞如是但賊中間謀甚多王孫慎勿出口一出  
口禍隨之矣哀哉王孫保身慎言亮高帝子孫無非龍  
種決不久貳荊棘况五陵佳氣鬱鬱蔥蔥王孫豈終流  
落也○當時玄宗集百官於朝堂問以策畧皆唯唯不  
對惟楊國忠倡幸蜀之議夫宰相不能禦寇百官不能  
偕至尊死社稷倉皇皆遁委國虎狼公曰屋底達官走  
避胡寫出庸臣當國一走避外更無他策玄宗臨行諭  
太子曰西北諸胡我撫之素厚彼必得其用聖德服單

于指玄  
宗言

避地

避地歲時晚窺身筋骨勞詩書遂墜壁奴僕且旌旄行在

僅聞信此生隨所遭

應首二句

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應次二句

歲聿云暮避地偷生者只因戎馬載塗詩書廢棄衣冠掃地奴隸顯榮之故耳今日至尊蒙塵卽位靈武或曰發靈武或曰至彭原或曰至順化靡有定踪僅聞其信况此生乎且隨所遭而已所屬望者神堯天下亟出腥臊使舊物重光神器再煥庶詩書不終墜壁奴隸不復旌旄會須有日也○祿山之亂猶始皇坑焚詩書墻壁卽藏書屋壁意奴僕旌旄何謂至德二載五月朝廷自清渠之敗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官者皆衣金紫今疑不然不特清渠之役是二載五月事卽公陷賊時方冀朝廷將士反正不服不得以奴僕旌旄孰爲譏彈當是指賊黨如田軋真蔡希德崔軋祐之徒目前雖旌旄不久自當撲滅故下一且字



悲陳陶

是年十月房琯及祿山戰於陳陶斜敗績公在賊中聞而痛之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

萬義軍同日死

四句陳陶之敗

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

南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二句悲之意

房公所統義軍皆良家子陳陶之役血流成渠夫亦戰鬪使然乃聞其出兵時天空野湖車戰未交四萬義軍肝腦塗地義軍敗績祿山得志取血洗箭飲酒唱歌長安都人坐此益憤今雖敗績猶望官軍再舉勿使祿山終得志也

悲青坂

房琯臨敗自將南軍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肅宗使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又敗青坂地名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

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晚蕭瑟青是烽煙白人骨

六句青坂

敗之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二句悲之意

陳陶雖敗房公猶軍青坂去太白山五里飲馬於此欲  
持重以有所伺無奈祿山部落有黃頭奚兒者不過數  
騎輒來挑戰青坂之師又潰矣奚兒以馳突為長我軍  
以持重取利既失持重何怪其然遙想青坂一帶山寒  
雪深河寒冰合晚來蕭瑟一望烟青骨白誰使我軍不  
得持重至此焉得有人附書官軍堅守以待明年大軍  
畢集一戰取勝可也○結二句見祿山之滅原可尅期  
我軍萬全尚須有待當時乘輿未定大兵未集倉卒舉  
事原非勝算至德二載春上曰大衆已集庸調已至當  
乘兵鋒搗其腹心李泌尚以兩京未可取當先取范陽  
瑒於此時遂欲恢復兩京亦志大慮疎矣其  
後香積寺師一戰而克兩京之復果在明年

對雪

戰哭多新鬼悲吟獨老翁

以對雪意起

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

風

二句雪

飄棄尊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

空

四句對雪之情

陳陶之敗四萬義軍同日而死戰哭應多新鬼此時終房公者有之快房公者有之痛其敗而悲吟者獨老翁耳悲吟時雲低天暗雪急風回無酒猶綠乃瓢已棄而酒全無庶火尚紅乃爐雖存而火僅似此時對雪冀得數州消息以遣愁懷似此雪深消息應斷惟有愁從中來咄咄書空而已○房琯員大畧陳陶之敗竟同殷浩北伐亦怪事也書空二字借用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

二句韋氏妹

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

移秦城回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六句

元日寄  
懷之故

南國鍾離妹氏在焉蓋由妹歸韋郎韋郎作宦鍾離爲  
殊方之鎮故迎妹氏於彼亦由京華今遭喪亂痛舊國  
之移故韋郎亦移家南去也今日元日言念舊國秦城  
上直北斗我羈長安見北斗至元日自回也殊方郢樹  
亦發南枝妹迎鍾離想南枝至元日自發也往年至尊  
在長安京華道上朝正之使繹絡而來郎伯爲殊方  
遠鎮亦必以時而赴今至尊蒙塵朝正乏使郎伯消息  
妹氏平安無從可訪惟有啼痕點點滿面交番而已○  
此時元日兩京從逆諸臣誰復有舊國朝正之想  
公身陷賊中不忘此義春王正月有耿然獨切者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四句  
春望

烽火連三月

承景  
時

家書抵萬金

承恨  
別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

勝簪

挽望字  
意結

國破矣所存只山河耳城春矣所見只草木耳此時豈  
無花感時則花開止工潸淚亦非無鳥恨別則鳥語止  
足驚心蓋出烽火之警已連三月家書之難直抵萬金  
也自歎白髮愈短冠替不勝夫至替亦不勝又何心於  
功名惟引領望家鄉矣○按史至德二載正月史思  
明寇太原李光弼掘壕自固蔡希德又圍二月安守忠  
寇武功郭英又戰不利郭子儀遣子討濟河攻潼關安  
慶緒救潼關僕固懷恩退保河東三月尹子奇攻睢陽  
賊圍不輟安守忠將騎二萬復寇河東烽火連三月的  
是實錄當時兩京從逆替殺賊庭者何限白頭不勝公  
微意正

### 憶幼子

驢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

四句  
幼子

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四句  
憶

我自去秋隔賊極不忘者驢子誰料至春猶隔側耳驚  
聲驚節序之已換也况驢子聰慧今日堪與誰論哉遙

想鄜州澗水潺潺此處空山之道柴門寂寂我家老樹  
之村驥子在焉愛而不見不見則憶憶則愁愁而終不  
得見則睡憶驥子而愁只睡庶幾澗水空山處憑夢以  
通此時情緒惟有多背春光凭軒栩栩已耳○彖背註  
家指驥  
子非

###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世亂

憐渠小家貧仰毋慈

六句總寫驥子

鹿門攜不遠雁足繫難期天

地軍麾滿山河鼓角悲倘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六句遣興

驥子學語曾幾何時乃人客之姓一問便知老夫大之詩  
輒能成詞真好男兒哉適此世亂非不念熊兒憐渠小  
也處此家貧所愧爲人父仰毋慈耳惟是鹿門攜隨路  
亦無多雁足傳書今不可必天地之內到處軍麾山河  
之間無非鼓角我身陷賊中歸期未卜倘有其期不至  
與驥子相失見日雖遲亦云厚幸其如歸期難定何○

見日敢辭遲此北征  
省家必俟還勅後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

無家意員至末

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

多此離放紅藥想像嘯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寒食不可無家無家對此能  
無淚下如月之光之爲金波哉我因淚如金波還想大凡  
飲月監亦有光夫豈不監我隱乃使我無家至是或者  
有桂以蔽其中焉幾所却清光較多耳當此家室此離  
時始娟紅藥若偏放焉使清光不多固而想像怨顰者  
脈脈青蛾應亦嘯焉恨清光不徹月桂可斫者爲此故  
耶無家之情如此至若牛女何愁之有雖曰濶別秋猶  
渡河豈若人間寒食無家也○此亦比體明月中有物  
蔽之則使離離獨宮闈中有人蔽之則怨顰誰知當時  
蕭宗寵張良娣又李輔國陰附之是年正月諸發建寧  
王俟骨肉如此民間父南子北安能遐矚此正有物  
以蔽之之故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語有謂